



近代史资料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75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七十五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七十五册 Jindaishi Ziliao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 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建设和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章伯锋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目 录

太平洋会议日记(上)	李景铭 (1)
书诗志恨六十首	方 芬 (74)
光绪二十六年份山西教案识略	田俊山 安世英 徐斌 整理 (90)
吴棠年谱	陈庆年 (105)
赣案密电簿	申 江 (133)
曾纪泽未刊书牋	拓 荒 (151)
袁氏家塾训言	袁世凯 (157)
记女伶金月梅母女事	斗山山人 (160)
吴江报刊纪略	解根生 (192)
中国的形势及秘密会社	山口昇著 赵金钰译 刘淙校 (220)
· 史料信息 ·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学 通 (273)
《近代史资料》总第65—74号目录索引	(275)

太平洋会议日记（上）

李 景 铭

说明：本书系稿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者先后任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参事、财赋司长、印花税处总办、修改税则委员会副主任、太平洋会议财政专门委员、关税调查处主任等职，享受次长待遇。本书是其参加华盛顿会议期间的日记，起自1921年9月29日，止于1922年1月27日，记中国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始末甚详。其中有许多事实，为他书所未载。此资料国内仅见，弥足珍贵。今刊出供研究者参考。整理时地名、人名悉照原稿译法，未予变动，请引用时注意。

本文由李学通、刘建光等整理。

陈 序

予友李君石芝，曠学能文，而尤勤于纪述。忆昔同学福州乌石山东文学学校，年始弱冠，肄业未匝月，而所论东文之书即已盈册，比附考证，斐然可观。光绪癸卯^①，偕计赴汴，复与同舟。时初涉风涛，眩不能起，然其纪述山海之雄深，波涛之险阻，与夫烟云鱼鸟之状态，洋洋数千言，固等于徐霞客之纪游也。近二十年来，遇事均有纪载，惟未尝持以示人。去冬，有参与太平洋会议之行，复为特别日记六巨册。披而读之，凡关于美洲之政治、教育、风俗习惯，固已详尽无遗，而于外交、财政，尤有心得。盖此行之目的为外交，而财政又其所专掌，故阐发尤详也。予读海外之游记颇多，然言游观者多，言政治者鲜，言外交、财政者尤

^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鲜，则石芝斯册，不徒足以训子弟、示知交，亦足俾世之欲知太平洋会议之情形，与夫美国近日之财政者，得有所观览焉。石芝属予以文弁其首，因书此而归之。 年愚弟陈宗蕃谨跋

民国十年

九月二十九日 群季在西车站设饯，苏杏林^①昆仲加作主人，是日下午九时登车，送者千余人，同行者七十余人，高师学生百余人提灯欢送，并陈希望之辞。

九月卅日 下午一时，车到济南，在路上与王筱侯^②司长谈北京市政事，谓北京电车不易发达，因胡同之道路未修，搭车者有种种不便，故营业极感困难。

十月一月 上午七时到南京。丹孙、治安在下关迎候。八时，连车赴沪。诗辉、□长来迓，即赴大东旅馆，往拜殷俦夫、郑苏堪、汪颢筭、萧质钧、林治芑。晚，应郑、汪消闲别墅约。

十月二日 上午，应梁季春钱新之召。下午，丹孙、治安到沪，邀饮于美丽川菜馆。夕，赴新世界，顿改旧观，非复三年前景象。往得宝斋购青花茶叶壶一对及瓶盘等，寄质钧带京，并缮家信友函。

十月三日 马玉山、严方直欢迎代表团，并演说太平洋会议之希望。席散，应宋汉章华商联合会之召。是会乃英美中商人所组合也。下午，应殷俦夫、孙慕韩、朱耀东、严俊叔之召。夕，往大世界。昔之共和厅改为证券交易所，嘈杂异常，盖驱市人而为赌博也。

十月四日 上午，应陈常铎召。下午四时，由外滩登小轮，大件行李交公司置货舱，手提者则随身。七时，登大轮。是船名开诺，乃美国国家于欧战时制的运粮运兵者，欧战后租与提督公

① 苏遇春，字杏林。

② 王扬滨，字筱侯，湖北武昌人，时任内务部警政司司长。

司。船重一万八千吨，为航行中国第二次。

十月五日 天晓，开轮出吴淞口。余以海水浴身后，缮家信友函数封，阅词选及刘少南所著《中日交涉史》。少南名彦，湖南人，旧国会议员，为岑西林所赏识，素日留心外事，故颜^①代表聘充咨议。由殷俦夫介绍，在船上谈甚欢。是日口常作苦，似因胃气太郁，饮冰太多。船上虽冬月亦饮冰，因所吃洋菜太干燥也。

十月六日 在船上。与邓芝园参事谈女子教育。渠极主张开放，谓恋爱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三纲五常乃宋儒桎梏人类之具，所论未免过偏。阅留日学生季报，内有龚德柏论美日战争原因及中国地位，颇中肯，摘载如下：美日心战之原因有四：

（甲）美日孟罗主义之冲突；（乙）美国排斥日本移民问题；（丙）太平洋中美领诸岛为日本所垂涎；（丁）日本之闭锁中国门户政策。四者皆可为战争导线。中国地位，助日不可，助美不可，唯有武装中立方能自存（原文所论详尽曲折，兹不全录，检阅原本则得矣。）

十月七日 早，缮家信友函。晚，到神户，须待验资后方准入港。

十月八日 早八时，神户领事柯鸿烈、领事馆主事黄枝欣（号閻生）上船招待。神派中华会馆代表梁朗卿亦及船欢迎。柯蜀人，黄闽人，谈神户华侨约三千人，与日商相处尚无间。此次陆部专员李钟岳带来卫兵二人，同行均非难之。

在沪晤诗辉、俊叔，言照现在上海物价计算，仍办切实值百抽五，可增二千万。本日在船上与蔡耀堂会办谈此事，据云：税务司云，以天津物价计算，尚不及民七所调查之高。二说互歧，大概上海系欧美之货，故价格高，天津多日本货，故价格低。将来须呈部于津、汉、粤三处添设调查机关，方能平均一公

① 颜惠庆：字骏人，上海人，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

平之价格。

阅大阪报，谓华府会议恐无良好之结果。(一)因英国对此事甚冷淡，故首相不出席；(二)因法国防德复燃，非得有英美法三国攻守同盟及美为法援之保证，对于限缩军备一层，难以同意。

十月初九日 即旧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船至青水暂停，装茶赴美。阅《朝日新闻》，知日本所派专门委员等于十月二日由东京启行，其中多系海陆军、外务省所派遣者。临行时，陆军海军首相参谋总长东乡、井上两元帅均到站欢送，托以国家大事，连呼万岁。以视我国上下漠不关心者，有天渊之别。我国此次所派者将及百人，实在可用者不过十人，其余皆乳臭未脱，往来看热闹而已。国事至此，深堪痛恨。

阅刘少南(湘人旧国会议员)所著《中日交涉史》载：日本欲于欧战将终时，使美国承认日本在山东权利，其势甚难，但北京政府唯利是视，欲灭二十一条之中日条约出于日本威迫之口实，惟有以金钱买北京政府另订一欣然同意之约束，庶足以塞其口，并抵制日本之援助。此日本寺内内阁万全之阴谋，非北京段内阁所能窥破。且为金钱计，虽明知之，亦故昧之。山东问题之铸成大错，实由于此。兹录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复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之照会于左，即日本所谓“山东善后协定”是也。

敬启者：接奉贵翰内称：贵国政府顾念贵我两国间所存善邻之谊，本和衷协调之意旨起见，提议关于山东省之间问题，照左记各项处理等因，业已阅悉。(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由中国政府组织巡警队任之；(三)右列巡警队之经费，由胶济铁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四)右列巡警队本部及各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五)胶济铁路从业员应采用中国人；(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后，归日中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署撤废之。中国政

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此致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阁下。中华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四日。驻日公使章宗祥。

按此复函特具“欣然同意”四字者，盖出于日本政府之要求。而段内阁以山东各项问题依此解决，又能得二千万两十足垫款，以为可喜之事，故依日本要求照书之，而岂知异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根本失败，即以此四字之故哉。

山东密约提出，英美法三国会议之时，曾招日本代表出席。牧野力说日本对山东之真意不侵害中国主权，仅取经济权而止。三国代表殆无异议，牧野收意外之成功。三国又招中国代表出席，陆、顾^①二氏赴会，威尔逊主席朗诵一九一五年即民国四年五月中日条约之大要，及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两国政府关于山东之秘密换文。诵毕，路易乔治云，当时德国潜水艇战甚剧烈，英国战船多在北海、地中海方面，须日本帮助。日本为此要挟，英国只得承诺之。威氏续读一九一八年即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章氏与后藤交换之照会，读至中国政府欣然同意一语，加重朗读。嗣曰：中国代表须知现在事势之困难，英法与日本既有成约，乔治与克勒蒙梭二君均有维持日本要求之义务。中国自身既与日本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之约，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之续件，今日会场中不受拘束者，唯一美国而已。顾代表曰：一九一五年之约，实出于最后通牒所强迫。威云：一九一八年九月正协约国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压中国，何以又有换文，并载明中国政府欣然同意之字句。顾云：是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又设警察，又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懑，政府恐激生变乱，不得已有此换文，然亦只有临时性质。即英日各项协作亦均因战事发生，当然本会有变更之法。再三辩论，终归失败。最后陆全权等向北京政府电告

① 指陆宗輿、顾维钧

情形，有曰此次和会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青岛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一九一八年九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云云。此电一到，群情愤怒，目章、曹、陆为卖国贼。北京各校学生且于五月四日集三千人于天安门，要求惩办卖国贼，且焚烧曹宅，殴章几死。呜呼！外交之难如此哉。

十月十日 为双十节。今年为民国十年，故又称为三十节。外交部太平洋筹备处通知代表团，于是日上午十时，均穿大礼服，左胸挂小国旗，齐集大客厅，向国旗行三鞠躬礼。船主于大饭厅悬挂五彩电灯，表示祝贺中华民国之意。在理应备茶酒水果，以宴同船来贺者，外部省略之。

阅《杜威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内容，择其有趣味者数则，略志如下。杜云：有一个西洋人与印度人论东方所以不振的原因。西洋人说，东方人不能振作，因为土人太守旧。例如印度土人，负重向来用头去顶的。有一天叫他用车子运煤，煤虽载在车上，车还顶在头上。就此可以证明，东方人被习惯的势力绑住了，所以不能维新。印度人反驳他的话，很可证明政治组合的特殊势力。印度人说，东方人因为习惯所囿，所以印度土人用头去顶车，然而西洋人靠小车子载煤，小车子仿佛是政府，西洋人把政府当车子用，不知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事，却把政府的地位看得太重了。西洋人把政府实在看得太重。别的不说，单说欧战以来，政府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什么路矿以及经济、财财、教育都给他掌握，结果吾们知道有许多的明白人发生疑问，究竟国家政府应否有这么大的权利。把一种组合压倒其他种种的组合，将来这种种怀疑是一加无已的。

常人都说，美国物质文明发达是毗于唯物观念、金钱主义的。这话虽不尽然，实际美国经济的组合确占特殊地位，把政治组合都压倒了。大资本家压倒政府，有时竟不晓得政府在那里，

还疑惑他在大城镇里头大工厂里咧。这种经济独占的流弊，使文学、美术等等都落在欧洲之后，现在虽随时想去改正，将来终难保不发生冲突。

风俗这东西有好处，也有坏处。好系蛤蜊的壳子一样，有了固然可以保护蛤蜊的肉体，但是因为太硬了，往往妨碍肉体的发达。习惯、风俗、礼制也是如此。本来是保存已往经验的方法，后来弄错了，把他当做目的，我们反来保护他，又因保护的结果好象蛤蜊的壳子，越长越硬，便把生机的发展一齐堵住了。堵住的结果便要生出冲突，便要生出拿暴力推翻一切的革命。革命并不是革新家做来的，乃是守旧党激动起来的。因为有人出死力保存硬壳子，所以才起反动的革命。

凡讲究编制组织的，必有一个总机关，如大公司的管理部、军队的司令部，都是中央集权结果。只把少数居中操纵的人当人，其余的都当做机械，把个人自由发展、自由创造的机会一齐丧失了。这也不但德国如此，西洋各国也都免不了此病。人家都说美国太放任，其实也有太偏于编制的，如大公司、大营业的限制都非常严密，所以往往生出许多板滞不灵的毛病。我们应该得一种教训，天地间绝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也绝没有包医百病的药方。德国固然太重编制，但是中国太不讲究编制，凡事都是临时现凑，没有编制而想讲究效力，是绝不可能的事。

欧战发生的大扰乱是从前没有见过的，结果便有几国受了一场大劫，到了不堪的时候，便成了纷乱的现象。但是居然有几国经过大劫而不乱的，这是何故呢？比较看起来，经不起这次大劫的国家都是行独裁政治的，如俄德是。俄行独裁制度更久，所以乱的程度更高。再看那行平民政治的国家，不靠武力把持，却使社会中各分子都得自由加入社会之中，觉是国家不单是几个代表人物的，是大家的意志，大家的感情，大家的兴趣联合起来的。既然有这种意味，所以都靠你帮着我，我帮着你，所以虽然经过

这样大劫，究竟不致大纷扰。

下午四时，萧叔宜自东京到横滨码头迎接，因与之同往东京，即访东北馆故居。是馆即在早稻田大学前，访之以示不忘母校意也。晚，在中华第一楼饭。谈及日本所称八八舰队者，谓战斗舰八艘、战斗巡洋舰八艘，故称为八八。计大政十三年可以完成，每艘均在三万吨以上，需费三千万元，十六艘需四亿八千万。美国舰队向驻大西洋、太平洋两处，大西洋之舰队不易集中于太平洋，若但以太平洋之舰队与日本比较，其实力相去远矣。是夕，在青岛南町四之三叔宜宅睡，谈子厚后事可哀也已。

十月十一日 叔宜、易園、攸脐之子及士勤均自东京送至横滨。预定午时开船，因机器损坏，延至下午五时出口。上午，沈覲鼎及幼蔗令弟请万珍楼便饭，购《外交时报》为船上消遣之用。致家函、友信。

十月十二日 阅日本大谷光瑞所著《帝国之危机》一书，摘其论点如下：现时可使世界起战栗之心者，过激主义也。德之陆海军虽极凶猛，防止犹易，若过激主义之传播，非炮垒堑壕之坚锐所能防。昔者堡兰岛之役飞典布、鸟铿西两将之猛卒，虽能攻破俄国，长驱而入特乌拉河畔，然不能左右全俄。而今则过激主义之发生，一瞬之间罗马那夫王朝卒至灭亡，全俄竟至于瓦解。昨年德军最后之战，英法疲于奔命，及美国援兵云集，乃得消沮敌焰。然过激主义蔓延德国，未几而皇帝逃窜，政体变更，战线上七百万之将士弃甲曳兵而走。此时之德军实可震骇全欧，飞典布元帅以下之猛将，且运筹于帷幄以内，一曰受过激主义之传染，竟如水蛭蒙盐，全身溶解，是则过激主义之猛烈，犹菌虫之易于感染，非至国破家亡不可。英法虑此传染独甚，故德虽英法之深仇，而英法常以粮食供给德之过激党。巴黎讲和之际，列国各有主张，旷日持久，不能一致，乃一闻匈牙利合并于俄国过激派之消息，则仓皇失措，各各让步，三国之会议始得结果。夫病

菌虽猛恶，检疫消毒尚能阻之，至如过激主义之传播，虽检查其邮电，恐不能如海港检疫之有成效也。英法之深忧如上所述矣。而美独不虑，且公然与俄之过激派把手亲善者，何耶？盖美能自信不被其传染也，犹之有预防注射之法，可免染疫之顾虑也。美国之所以免疫者，为其衣食之丰足也。不平之种子，在美国一千万人之中虽居其半，而衣食十分困难者，殆绝鲜焉。故虽有不平之种子，而发育不易，是以无忧也。

十月十三日 阅《帝国之危机》一段云：古有禳田于道旁者，操一豚蹄、一盂酒，祝曰：瓿饔满篝，汙邪满车，五谷蕃熟，禳之满家。盖其所持者狭，所望者奢也。今支那政府在巴黎和会提出若干之条件，是何异道旁禳田之人耶？故列国无不窃笑存之。

支那一般之人士，皆谓日本与中国所订之条约均为不平等，是乃国耻之最者。夫中国非有百四五十万之大兵乎，何不向山东、满洲，驱逐我国之军队出境，再进而夺取台湾耶？籍曰台湾海岛也，非有精壮之海军不办。若山东、满洲则固非台湾之比，且百五十万之大军视我日本之陆军有数十倍之优势，何不利用兵力，而徒恃口舌以为争乎。孰知口舌无用之物也，国耻非可以口舌而滁除也。最近，“还我青岛”、“还我河山”之文字到处皆然，甚则小学生徒亦加入于运动，然何以不径与我国宣战耶？无用之口舌，焉得压服我日本也。想华人所希望者，得美国之后援也。美国果有实力可以威迫日本，使我弃其主张，定有利于中国之解决方法否乎？抑果有此热心否耶？谚曰：为他人向火中取栗者，无此事也。美国与日本交战，夺回青岛，还付中国。美虽至愚，恐其一亿之人口中，无一人有此感想也。中国人可谓至猾至愚者矣。

（国民听之）

十月十四日 阅《杜威讲演》论言论自由云：所谓言论自由者，并不是胡说，正如行动自由，不是可以乱打人一样。行动自由，

不是可以乱打人，那么言论自由也不是指大庭广众中，劝人放火杀人了。岂但大庭广众中，就是家中言论，也应该负责，不能乱用了去妨碍旁人的自由。历史上讲言论自由的，大约有两层根据的理由：第一，平常蒸汽的机器，都有放气管，把他去掉，危险极大，因为里面蒸汽越积越多，倘不把安全的门放开，机器便要爆裂了。人类的脑子也是如此，太热了要火烧起来，不如让他在大庭广众中大演说一番。英国一个大公园里面，有一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去演说，狂人疯子也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英国是得到言论自由最早的国家，他的政府知道，与其禁止，不如让他自由，反而没有危险。第二，所以要言论自由存在，较为积极的一方面。大凡政治不外两种，一种是以威权势力压人，一种是不以威权势力，而以劝导。所以要提倡言论自由，因为劝导比威权势力的效果格外大。让他们发表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然后可以看出真假利害来，再经过许多讨论，结果拿来做政策。这个初听不是很危险吗？但是，有天然的限制，不要紧的。人无论如何荒谬，不会同时许多人同样荒谬的。有一部分荒谬的时候，自然有人出来反对，讨论的结果，自然趋势总把荒谬者修正不少了，或十分荒谬者也天然淘汰了。这是言论自由的保障。可以帮助劝导的政治而没有危险。（中略）^①。激烈思想传播所以如此迅速，其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思想以外的情境。例如，最近俄国过激派传播这样迅速，我们可以断定，许多小百姓决不见得了解他们领袖人物列宁的主义学理。故其原因不在他的思想本身，而在俄国人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他们大多数人的衣、食、住，都为少数贵族资本家霸占了。正在饥寒困苦的时候，自然只要几个字，就可以使他们了解了。所以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旁的情境造成激烈思想传播的机会。

同日，同行蔡耀堂、梁孟亭、钟文耀皆将口须刮去，盖因日

^① 作者注。

本报纸讥笑我国代表团，均系青年不更事者。日本人以我国人民有须者为老成人，否则属于青少者，三人头发皆白，刮去口须，示吾邦人士之老少不以口须而分也。日本、法国无论年之老幼，均有须。美国均无须。英国唯海军中人禁止留须，盖不欲其有暮气也。同乡李毓丞，海军少将，曾留学英美，其所言当不诬。王筱侯谈日本兵力虽可恃，然共和潮流之所趋，恐政体变更以后，兵力亦不可靠。德国第二，将来必属之日本。昨夕，与外交部人谈及英日最近所关心者，即中美共和之潮流，将与以极大之打击。日本若传染共和，台、鲜必起分裂。英国若传染共和，爱尔兰必至独立。故日、英当局极注意此事，而讲防备之道云云。与筱侯所谈大概相同，姑志之以观其后。阅《杜威讲演》论教育哲学云：教育所以不可少的缘故，就是因为生与死两件事。人类当生下来的时候，不能独立，必须倚靠他人，所以有赖于教育。死去的时候，把生前的一切经验和知识都丢了，后世子孙倘要再去重头研究，岂非太不经济，甚至文化或可因此断绝。所以因为人类有死的一件事，也非有教育，把他的经验和知识传之子孙不可。又云：后世的人，把文字当做一个钥匙，去从古人经验所得的知识库里，而取出种种东西来应用，这实在是一件最便宜的事。又云：指挥教育、改造教育，好象驶一只船装载货物，固然应该持平，不要使他畸轻畸重，然装了以后不能扬帆开驶，使满装了货物停在船坞里腐烂，当然是不行的。古来传下来的学问，就是装在船里的货物，现在的新潮流、新趋势，就是行船的风，我们应该把这满装货物的船，乘风前进，不使他停在船坞里腐烂。致丹孙、治安、诗辉谢函。

十月十五日 阅太平洋会议之汇志摘要如下：伦敦七月廿九日电称：日本泰晤士报载，东京廿四日专电称，美代办业将政府关于太平洋会议范围问题之答复面交日外相。其内容有三要端：（一）关于远东及太平洋问题，仅讨论维持；（二）凡已经佛赛